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六

編者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院脩撰舉西京嵩山宗  
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十

起開建執徐盡著  
雅君難凡五年

長城公下

至德二年春正月甲子日有食之 己巳隋主享太

廟辛未祀南郊 壬申梁主入朝于隋朝直遙服通

天冠絳紗袍北面受郊勞及入見於上興殿隋主服

甲辰

通天冠絳紗袍梁主服遠遊冠朝服尹臣並拜冠絳

紗袍天子之服也服天子之服北面以受郊勞示臣

服於隋而未至純於臣也遠遊冠朝服諸王見天子

之服也入見大興殿純於臣矣大興殿隋新都正殿

也唐為西內太極殿遠遊三梁冠黑介幘朝服絳紗

單衣白紗內單卓領袖卓撰革帶鈎釧假帶方心絳

紗蔽膝鞵舄綬佩君臣並拜非禮也勞力到翻見

賢遍翻撰雜免翻縹賜縑萬匹珍玩稱是稱是言其

五例翻又較列翻稱也稱隋前華州刺史張賓華戶儀同三司劉暉

尺證翻稱也稱等造甲子元曆成甲子元曆其要以上元甲子己巳

起奏之壬辰詔頒新曆考異曰隋律曆志云一

癸巳大赦二月乙巳隋主餞梁主於灞上梁主歸

突厥蘇尼部男女萬餘口降隋厥九勿翻尼女

突厥達頭可汗請降於隋考異曰隋帝紀云突厥

阿史那玷厥帥其眾來降按時玷厥方疆蓋文降耳夏四月庚子隋以吏部

尚書虞慶則為右僕射隋上大將軍賀婁子幹發

五州兵擊吐谷渾時發河西五州兵蓋涼甘瓜殺男

女萬餘口二旬而還還音旋帝以隴西類被寇掠而

俗不設村塢塢安古翻塢壘也說文曰塢被皮義翻命子幹勒民為堡堡音保仍營田積穀子幹上書曰

隴右河西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佃徒年翻也作田比見屯田之所比毗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

下 庚戌隋主如隴州五代志扶風汧源縣西魏置

同 突厥達頭可汗請降於隋考異曰隋帝紀云突厥

阿史那玷厥帥其眾來降按時玷厥方疆蓋文降耳夏四月庚子隋以吏部

尚書虞慶則為右僕射隋上大將軍賀婁子幹發

五州兵擊吐谷渾時發河西五州兵蓋涼甘瓜殺男

女萬餘口二旬而還還音旋帝以隴西類被寇掠而

俗不設村塢塢安古翻塢壘也說文曰塢被皮義翻命子幹勒民為堡堡音保仍營田積穀子幹上書曰

隴右河西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佃徒年翻也作田比見屯田之所比毗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

也作田比見屯田之所比毗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

踐暴少詩沼翻屯田踈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人

以畜牧為事畜許六翻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鎮戍連

接烽埃相望溝城戶民雖散居必謂無慮帝從之以子

幹曉習邊事丁巳以為榆關總管五代志榆林郡金

郡後置勝州榆關總管榆林五月以吏部尚書江揔為僕射

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六月壬子詔

太子左庶子宇文愷帥水工鑿渠引渭水帥讀日率自大

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漕運通利關

內賴之秋七月丙寅遣兼散騎常侍謝泉等聘于

隋散悉重翻騎奇寄翻八月壬寅隋鄧恭公竇熾卒熾昌志

翻乙卯將軍真突由請降于隋夏戶雅翻隋主以

通和不納九月甲戌隋主以關中飢行如洛陽

隋主不喜詞華喜許記翻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泗

州刺史司馬幼之五代志下邳郡後魏置南徐州梁

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治書侍御史趙郡李諤亦以

當時屬文體尚輕薄治直之翻上書曰魏之三祖時

皇帝高祖三祖謂曹魏父子孫大祖武崇尚文詞忽君人

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揚子曰童子雕蟲下之從上

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音爭一字

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

李諤上言  
文契

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

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摠幼昏蒙未

有知識也鄭玄曰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詩總角牝毛傳曰總角聚兩髦也牝幼雅也牝

古患未窺六甲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先製書計之事六甲謂六甲子也

五言謂五言詩至如義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

關心又復扶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勲績

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

亂良由奔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今朝廷雖

有是詔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下

孟擯落私門不加收蓄工輕薄之藝者選充吏職舉

送天朝蓋由刺史縣令未導風教請普加采察

送臺推劾又戶得只上言士大夫矜伐干進無復

廉恥乞明加罪黜以懲風軌風軌風迹也詔以謬前

後所奏頒示四方突厥沙鉢略可汗數為隋所敗

厥九勿翻可從用入聲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

改姓楊氏為隋主女隋主遣開府儀同三司徐平和

使於沙鉢略更封千金公主為大義公主千金公主

於沙鉢略欲復歸及兵敗於外夜離於內乃請為隋主女更封以大義非嘉名也取大義成親云爾為大

義不得其死張本使疏晉王廣請因豐乘之豐許

主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

突厥  
和親

大... 卷... 三...

聖天子伊利居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致書大隋皇

帝皇帝婦父乃是翁比此為女夫乃是兒例兩境雖

殊情義如一自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親好不絕呼

翻上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羊馬皆皇帝之畜畜

彼之繒絲皆此國之物繒帝復書曰大隋天子貽

書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既為沙鉢

略婦翁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

省女復省沙鉢略也復於是遣尚書右僕射

虞慶則使於沙鉢略車騎將軍長孫晟副之副長知

起且曰我諸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諭之千金

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鬻人鬻結

也長孫晟謂沙鉢略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可汗

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敷為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

婿突厥子弟曰特勒大臣曰葉護曰屈律噶曰阿波曰侯利發曰吐屯曰俟斤曰闊洪達曰胡利發曰達干

乃起拜頓顙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璽既

而大慙與羣下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

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略

曰得為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

不向人拜而  
去於方奴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并以從妹妻之從才用翻冬十一月壬戌隋主遣

兼散騎常侍薛道衡等來聘散悉宜翻戒道衡當識

朕意勿以言辭相折折之是歲上於光昭殿前起

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高古到翻連延數十間

其牕牖壁帶懸楣欄檻皆以沈檀為之釋名曰窓聰

之聰明也牕亦窓也說文牕穿壁以木為交窓壁帶

壁中橫木班固西都賦金釭銜壁是為列錢賢註曰

以黃金為釭其中銜壁統之於壁帶為行列歷歷如

錢也懸楣橫木施於前後兩楹之間下不裝構今人

謂之掛欄檻皆所以凭也施於簷下階際者曰欄

施於窓牕之間者曰檻沈檀皆香木縣讀曰懸沈音

翻飾以金玉間以珠翠珠珍珠翠翡翠外施珠簾內

有寶牀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

香聞數里瑰工回翻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

奇花異卉卉百草總名音上自君臨春閣張貴妃居結

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

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好泣脩容並

有寵梁制貴妃貴嬪貴姬是為三夫人金章龜鈕紫

華昭儀昭容脩華脩儀脩容是為九嬪金章龜鈕青

綬八十首虎頭鞞佩采璫玉婕妤好容華充華承徽列

從末女子  
人文信亂  
改本有不  
古者也

三商

人侍上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上每飲

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

異曰平陳記云張貴妃等八人夾坐江總等十人預宴先今八婦人裝采棧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猶

從則罰酒今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義被皮翻選宮女

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三樹後庭花臨

春樂等五代志後主於清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鬢垂等曲與幸臣製其歌詞綺

豐相高極於輕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大略皆美諸

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張貴妃

名麗華本兵家女為龔貴嬪侍兒上見而悅之得幸

生太子深貴妃髮長七尺其光可鑑長直性敏慧有

神彩進止詳畢詳樂也而華豐一也每瞻視眇眇眇眇曰視斜視曰眇

旁視曰眇眇莫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善漢人主顏色

引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有厭魅之術

厭魅所謂婦人媚道也厭一琰翻魅音媚常置淫祀於宮中聚女巫鼓舞

上怠於政事自司啓奏並因宦者蔡駿兒李善度進

請上倚隱囊隱囊者為囊實以細軟置諸坐側坐置

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

條疏疏分也為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閒有一言

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冠

既宦官近習內外連結援引宗戚縱橫不法橫于元



孟賣官鬻獄貨賂公行賞罰之命不出于外言出命不由中

書而也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孔張之權

熏灼四方孔張謂孔貴也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孔範

與孔貴嬪結為兄妹上惡聞過失惡鳥路翻每有惡事孔

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

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

史嘗事上於東宮聰敏彊記明閑吏職閑習也心筭口

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被皮義翻又薦所善吳興沈

一鄉五代志吳郡烏程縣舊置具興郡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姓纂周景

王封少子於陽樊因邑命氏余按春秋之時齊人遷陽子孫蓋以國為氏江南自來有暨姓吳時有暨鮑

暨戰乙翻云有吏能上擢用之以客卿為中書舍人客卿

有口辯頗知朝廷典故兼掌金帛局陳中書省分局舊

制軍人士人並無關市之稅上盛脩宮室窮極耳目

府庫空虛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奏請不問士庶

並責關市之征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為太

市人暨慧景為尚書金倉都令史梁制太市令屬太府卿秩六百

石尚書金倉都令史金部倉部都令史也二人家本

小吏考校簿領纖毫不差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碎

聚斂無厭斂力贖翻士民嗟怨客卿揔督之每歲所

入過於常格數十倍過丁翻上大悅益以施文慶為知

人臨亂之君各賢其臣其信然矣尤見親重小大衆事無不委任轉

相汲引臣汲水者引練期必上人珥貂蟬者五十人市

志翻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朝直從容白上曰

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從千容翻將即匹夫敵耳深見

遠慮豈其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為然

司馬申復贊之復扶自是將帥微者過失類翻即奪

其兵分配文吏奪任忠部曲以配範及蔡徵由是文

武解體以至覆滅通鑑具叙陳氏亡國之由

三年春正月戊午朔日有食之隋主命禮部尚書

牛弘脩五禮勒成百矣戊辰詔行新禮五禮書

乙巳  
隋行新禮

三月戊午隋以尚書左僕射高頌為左領軍大將軍

豐州刺史章大寶昭達之子也五代志建安郡陳置州後又置

豐州章昭達歷事高祖世祖高宗皆有戰功在州貪縱朝廷以太僕卿李

暈代之暈將至辛酉大寶襲殺暈舉兵反隋大司

徒郢公王誼大司徒周之六官按王誼拜大司徒隋主未受禪也隋既受禪改周之六官司

徒列於三公不應復加大字與隋主有舊王誼少與其子尚帝女

蘭陵公主帝待之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自言

名應圖讖相表當王亮相悉公卿奏誼大逆不道壬寅

賜誼死戊申隋主還長安去年九月隋主章大

寶遣其將楊通攻建安不克以此觀之陳之豐州治

東山

義倉

隋義倉

即亮翻臺軍將至大寶衆潰逃入山為追兵所擒

夷三族 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元年隋已改度支為

長孫平度徒洛 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

貧富為差備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

倉隋主從之五月甲申初詔郡縣置義倉時民間多妄

稱老小以免賦役隋承周制男女三歲已下為黃山

東承北齊之弊政比齊高齊言北齊者 戶口租調姦

偽尤多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閑貌閑者閑其貌以驗

老小 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隋頒新令制人五

之實 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家為保保有長保

五為閭閻四為族首有正畿外置里正比 大功以下

皆令折籍以防容隱堂兄弟具 於是計帳得新附一

百六十四萬餘口高頊請為輸籍法徧下諸州凡民

聞課輸皆籍其數使州縣長吏 帝從之自是姦無所

容矣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輸長安

者相屬於路調徒弔翻 晝夜不絕者數月 梁主殂

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世宗孝慈儉約境內安之

太子琮嗣位宗藏 初突厥阿波可汗既與沙鉢略

有隙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 阿波浸彊東距都斤

都斤突厥中山各沙鉢 西域諸胡悉附之伊吾之地吐屯設主之蓋突 號西

略初立建牙於此 西域諸胡悉附之伊吾之地吐屯設主之蓋突 號西

東西 突厥

突厥分爲東西隋主亦遣上大將軍元契使于阿波

以撫之使疏秋七月庚申遣散騎常侍王詒等聘

于隋散騎寄翻突厥沙鉢略既爲達頭所困達頭

波以兵使攻沙鉢略又畏契丹西既爲達頭所困東

是爲其所困者也遣使告急於隋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

川欲南傍長城下倚隋爲援使隋主許之命晉王廣

以兵援之屬焉故命以兵援沙鉢略給以衣食賜之

車服鼓吹吹昌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之借隋兵之

而阿拔國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爲擊阿拔敗之爲于

邁補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積爲

界亦翻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地無二王此語本之子孟

同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

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稽顙求爲藩附

遣其子庫合真入朝其今從隋紀朝直遣翻八月

丙戌庫合真至長安隋主下詔曰沙鉢往雖與和往

往也言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因命肅告郊

廟普頒遠近凡賜沙鉢略詔不稱其名宴庫合真於

內殿突厥馬陵諸夏周屈體結之今沙鉢略奉表

事也宴之於引見皇后賞勞甚厚見賢遍翻沙鉢略

大悅自是歲時貢獻不絕九月將軍湛文徽侵隋

突厥沙鉢  
界稱臣

大三  
十一

和州隋儀同三司費寶首擊擒之費扶沸 丙子隋

使李若等來聘 冬十月 壬辰隋以上柱國楊素為

信州總管五代志巴東 於永安將使之梁置信州隋置楊素 初

北地傳緯代翻 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即位遷祕書

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負才使氣人多怨之

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緯受高麗使金上收緯下獄力

知翻使疏吏 緯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

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中上

翻夫音扶遠子 是以澤被區宇義翻 慶流子孫陛下

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謂龜

如使文 小人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

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

離疆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眾叛親

離臣恐東南土氣自斯而盡悲鳥路翻 王

况翻只 書奏上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緯曰我欲

赦卿卿能改過不使疏 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

改則臣心可改上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

賜死獄中治直 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緯言及

之 是歲梁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公安不克而還

公安陳州治所昕 隋主徵梁主叔父大尉吳王

斤翻還音旋 又如字

傳緯直  
言賜死

丙午

岑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朝直復置江

陵揔管以監之隋罷一陵揔管見上卷陳高宗太梁

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荊州刺史宜黃侯慧紀直

古縣吳立屬臨川郡隋併省謀誅梁主殺之慧紀高祖之從孫也

從才用翻隋主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朔方

靈武築長城東距河河西至綏州五代志隴陰郡綿歷

七百里以遏胡寇

四年梁改元廣運甲子党項羌請降於隋隋書党

三苗之從也自稱黨項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

庚午隋頒曆於突厥班曆則稟受正朔矣二月隋始令刺

史上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上佐謂長史司馬更

丁亥隋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以東緣

邊險要築數十城朔方郡夏州復扶又翻丙申立皇弟叔謨

為巴東王叔顯為臨江王叔坦為新會王叔隆為新

寧王五代志歷陽郡烏江縣陳為臨江郡南海郡新會縣舊置新會郡信安郡新興縣梁置新寧郡

庚子隋大赦三月己未洛陽男子高德上書請

隋主為太上皇傳位皇太子帝曰朕承天命撫育蒼

生日盱眙矜猶恐不逮盱古按翻豈效近代帝王傳位於

子自求逸樂者哉言不效齊武成周也樂音洛夏四月己亥

遣周確等聘于隋確薄官翻五月丁巳立皇子莊為會

稽王

會百外翻

秋八月隋遣散騎常侍裴豪等來聘散悉

騎奇寄翻

戊申隋申明公李穆卒隋以身故謚曰明卒子恤

翻葬以殊禮

閏月丁卯隋太子勇鎮洛陽隋上

柱國郟公梁士彥討尉遲迥

事見一百七十四卷高宗太建十二年尉紆勿

翻所當必破代迥為相州刺史相息亮翻隋主忌之召還

長安上柱國杞公宇文忻與隋主少相厚少詩照翻善用

兵有威名隋主亦忌之以譴去官忻為右領軍大將軍以柱國

舒公劉昉皆被踈遠被皮義翻遠于願翻閑居無事頗懷

怨望數相往來數所角翻陰謀不軌忻欲使士彥於蒲州

起兵蒲州蒲坂河津之要去長安三百餘里已為內應士彥之甥裴通

預其謀而告之帝隱其事以士彥為晉州刺史晉州平陽

用武之地周齊兵爭以為重鎮欲觀其意士彥忻然謂昉等曰天也

又請儀同三司薛摩兒為長史帝亦許之後與公卿

朝謁朝直遙翻下同帝令左右執士彥忻昉於行間詰之行

剛翻詰夫吉翻初猶不伏捕薛摩兒適至命之庭對於殿庭面質其

事摩兒具論始末士彥失色顧謂摩兒曰汝殺我丙

子士彥忻昉皆伏誅叔姪兄弟免死除名九月辛巳

隋主素服臨射殿命百官射三家資物以為誠二人

隋主有舊又有翼戴之功而謀為不軌故為之素服而又以誠百官冬十月己酉隋

以兵部尚書楊尚希為禮部尚書隋主每日臨朝日

以當作

具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

延年鄭玄注禮記有是言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

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帝善之而不能從 癸

丑隋置山南道行臺於襄州襄州治襄陽其地在長安南山之南以秦

王俊為尚書人俊妃崔氏生男隋主喜頒賜羣官直

秘書內省博陵李文博家素貧曹魏藏書在秘書中

有內外之分矣隋氏開獻書之路召天下工書之士

補續殘缺為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秘書內

外之閣故置直書內人往賀之文博曰賞罰之設

功過所存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也聞

者愧之 癸亥以尚書僕射江總為尚書令吏部尚

書謝佃為僕射佃直十一月己卯大赦 吐谷渾

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夸呂隋書吐谷渾傳作呂夸屢因喜怒廢殺

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降戶下同請兵於隋邊

吏秦州摠管河間王弘請以兵應之秦州天水郡河

弟隋主不許太子謀洩為夸呂所殺復立其少子崑

王訶為太子復扶又翻下同少疊州刺史杜粲五代

洮郡疊川縣後周置疊州宋請因其豐而討之豐許

隋主又不許是歲崑王訶復懼誅謀帥部落萬五千

戶降隋遣使詣闕請兵迎之帥讀曰率使隋主曰渾

賊風俗特異人倫言其去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



春秋  
不登於臣  
隋文此舉  
賢於漢  
諸君失  
丁未

開陽  
漬

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

失子當諫爭音與諍同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

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冬為善事即稱朕心證翻鬼王

既欲歸朕唯教鬼王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

為惡事隋主可謂有君人之言矣鬼王訶乃止

禎明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 癸巳隋主享太

廟 乙未隋制諸州歲貢士三人 二月丁巳隋主

朝日于東郊五代志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郊秋

郊常以郊泰時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南向揖月

魏文譏其煩褻似家人之事而以正月朝日于東門

朝日于前史又以為非時及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

以春分朝日於國東門外為壇如其郊用特牲青幣

燔燎如圓立秋分夕月於國西門外為壇於壇中燔

燎禮如朝日隋開皇初於國東春明門外為壇每以

春分朝日又於國西開土還門外坎中為壇 遣兼散

騎常侍王亨等聘于隋啟悉置翻 隋發丁男十萬

餘人修長城二旬而罷夏四月於揚州開山陽瀆以

通運揚州治廣陵山陽縣屬焉按春秋吳城升溝通

獵於恒代之間拓拔氏始都平城建為代都置司州

酒食沙鉢略帥部落再拜受賜帥讀沙鉢略尋卒隋

大行皇帝  
通鑑卷之七十一

突厥奴  
姓相謀

不如諸夏  
之無也

我為根  
本而自居  
於枝葉

此等識見  
非亦不人  
語

為之廢朝三日卒子恂翻為干遣太常弔祭初沙鉢

略以其子雍虞閭懦弱懦乃亂翻遣令立其弟葉護

馼羅侯葉護突厥達官雍虞閭遣使迎馼羅侯將立之使疏

同馼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

送可汗捨其子而立木杆木杆捨其子而立佗鉢佗

鉢卒攝圖大邏便遂至爭國事並見前杆古按翻

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謂大邏便言辱

敵達頭又從而助之也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

我父共根連體我枝葉也豈可使根本反從枝葉叔

父屈於卑幼乎且亡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

使相讓者五六馼羅侯竟立是為莫何可汗以雍虞

閭為葉護遣使上表言狀隋使車騎將軍長孫晟持

節拜之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上時賜以鼓

吹幡旗吹昌瑞翻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

波阿波之眾以為得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

阿波降戶江翻○考異曰隋突厥傳前云沙鉢略西

擊阿波破擒之後又云馼羅侯生擒阿波長孫

晟傳曰馼羅侯因臣奏曰阿波為天所成與五六千

騎在山谷間伏聽詔旨當取之以獻按前云沙鉢略

破擒之擒衍字曰馼羅侯云當取以獻則是得否上

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下其議上時掌翻下戶嫁翻

而請命於隋隋之威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梟古

武陽公李充請生取入朝武陽郡公隋之魏州武顯

武顯武顯郡公隋之魏州武顯

得中國

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晟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

厥背誕杜預曰背誕謂背命故誕陸德明曰背音佩誕音但按今讀從去聲亦通須齊之

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

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左僕射

高頴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

從之甲戌隋遣兼散騎常侍楊同等來聘散騎寄

五月乙亥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己丑隋衛昭

王爽卒卒子恤翻八月隋主徵梁主入朝梁主帥其羣

臣二百餘人發江陵朝直遙翻帥讀曰率庚申至長安隋主以

梁主在外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江陵軍至都州

隋無都州蕭琮傳作都州當從之五代志竟陵郡樂

州都市梁主叔父太傅安平王巖弟荊州刺史義興

王瓛等瓛戶官翻恐弘度襲之乙丑遣都官尚書沈君公

詣荊州刺史宜黃侯慧紀請降降戶九月庚寅慧紀

引兵至江陵城下辛卯巖等驅文武男女十萬口來

奔隋主聞之廢梁國梁敬帝紹泰元年後梁中宗即

遣尚書左僕射高頴安集遺民射寅謝翻梁宗出

宗各給守冢十戶拜梁主琮姪國賜爵莒公甲午大

赦冬十月隋主如同州癸亥如蒲州十一月丙子以蕭巖為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蕭瓛為吳

後果云

州刺史五代志會稽郡梁置東 丁亥以豫章王叔

英兼司徒 甲午隋主如馮翊親祠故社隋主生於

祀豐粉榆社之意然 戊戌還長安還從宣翻 是行也

內史令李德林以疾不從從才 隋主自同州敕書追

之道 與議伐陳之計及還帝馬上舉鞭南指曰待

平陳之日以七寶裝嚴公使白山以東無及公者言

將顯貴之使出於等 初隋主受禪以來與陳鄰好

甚篤每獲陳山東人 給衣馬禮遣之好呼到翻謀徒而

高宗猶不禁德林掠故太建之末隋師入寇會高宗殂

隋主即命班四年 遣使赴弔使疏 書

隋議伐陳

稱姓名頓首帝答之益驕書末二語被統內如宜此

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朝直 上柱國楊素以

為主辱臣死焉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顛對

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

際穎居求翻 微微士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是

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

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此濟師

濟登陸而戰 兵氣益倍謂兵既登岸後限大江士無

益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窖古

若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復扶不

大司六十五 通三白七十六 丁亥

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甫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

揚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勳虢州刺史崔仲方等

五代志七陽郡梁置光州弘農音邁爭獻平江南之策仲

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斬和滁方吳海等州時

掌翻武昌陳為郡隋平陳發為縣屬江夏郡五代志

斬春郡後齊置羅州後周改曰斬州歷陽郡後齊置

和州江都郡清流縣舊置南譙州隋改曰滁州六合

縣後齊置秦州後周改曰方州江都郡本南兖州後

周改曰吳州東海郡東魏更帖精兵帖添密營度計

海州斬君依翻又音其益信襄荆基郢等州蜀郡益州巴東郡信州襄陽郡

西魏置基州七陽郡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

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蜀江中峽過南郡漢江過

定城縣舊置郢州襄陽音

國於東南者二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流頭荆門

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斬口溢城置船水經注江

而東至流頭灘其水峻激太川暴魚鼈所不能消行者

苦之又出西陵峽而東歷荆門虎牙之門荆門之下

為延洲又東過南郡而東上與油水合謂之油口油

口即公安也又東過長沙下雋縣北與湘水會匯為

洞庭而得巴陵又東至彭城磯磯北對隱磯夏首即

夏口以夏水入江而得名出有哀郢過夏首而西浮

江水又東過斬春縣與斬水會謂之斬口又東至尋

陽得溢浦有溢城皆溢江要害之地也夏戶雅翻

然然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漢口即夏口峽若賊

必以上流有軍今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

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諸軍鼓行以前將即亮翻上

江漢江順流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

東下之軍也

隋文有王  
者之言

徒有二吳百越之兵非思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

為基州刺史及受蕭巖等降降戶隋主益忿謂高頴

曰我為民父母豈可恨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

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便

投其柿於江柿方廢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

又德扶翻揚素在永安蜀山元主敗於枏歸退還白帝起永安

造大艦名曰五牙艦之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

前後置六拍竿拍竿以拍敵船並高五十尺高古容戰士

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舳舻各有等

差艦莫幸翻晉州刺史皇甫績將之官稽首言陳有

三可滅之往也之官仕服帝問其狀曰大吞小一也

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

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効潛主勞而遣之將

亮翻勞時江南妖異特衆妖於臨平湖草又塞忽然

自開臨平湖在餘杭郡錢塘縣此湖常塞帝惡之

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厭之惡烏路翻又於建康造

大皇寺起七級浮圖未畢火從中起而焚之吳興章

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伐閱好呼到翻屬之

願師古曰伐積競排詆之除太市令華鬱鬱不得志

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謂平盧子略李貴

諫被殺  
幸幸直

大二百七十一

之亂上時掌翻北誅逆虜謂平景世祖東定吳會謂破斬虜西

破王琳見一百六十八卷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

見一百七十一卷大建五年辟讀日關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

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

嬖寵惑於酒色滿奴狄翻嬖卑祠七廟而不出記天

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拜三妃而臨軒三妃龔老百宿將將

亮翻弃之草莽詭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場音

隋軍厭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董仲舒曰譬之琴瑟

乃可鼓也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伍子胥諫吳王而

亡復扶又翻帝大怒即日斬之古語有之殺諫臣

戊申

信哉二年春正月辛巳立皇子恮為東陽王恮音莊恮為錢

塘王遣散騎常侍袁雅等聘于隋散音悉又遣

散騎常侍九江周羅暎將兵屯峽口侵隋峽州九江

南之尋陽郡江州治所也夷陵梁置宜州三月甲戌

隋遣兼散騎常侍程尚賢等來聘戊寅隋主下詔曰

陳叔寶據手掌之地羊臣說田戎曰恣溪壑之欲

難盈故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窮

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

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

大三冊八通卷一百一十一

古昏亂罕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

列物怪人妖衣冠鉗口廉翻其道路以目監國語周厲王

目言道路相逢以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場重直用

日相視不敢有言畫伏夜遊鼠竊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翻背滿

救每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期

一舉求清吳越又送璽書暴帝二十惡璽斯仍散寫

詔書二十萬紙遍諭江外中原以江太子胤性聰

好文學好呼然頗有過失詹事袁憲切諫不聽時

沈后無寵而近侍左右數於東宮往來太子亦數使

人至后所帝疑其怨詆甚惡之數所角翻張孔二貴

廢太子

妃日夜構成后及太子之短孔範之徒又於外助

帝欲立張貴妃子始安王深為嗣嘗從容言之更翻

從十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袁憲厲色折之曰皇

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宅心鄉是何人輕言廢立帝卒

從徵議折之舌翻宅心居夏五月庚子廢太子胤為

吳興王立揚州刺史始安王深為太子徵景歷之子

景歷歷事陳深亦聰惠惠與有志操操七容止

儼然雖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愠帝聞袁憲嘗諫胤

即用憲為尚書僕射帝遇沈后素薄張貴妃專後宮

之政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澹徒身居儉約衣服無

敢翻



錦繡之飾唯尋閱經史及釋典為事釋典佛數上書

諫策數所角翻上時帝欲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

不果 冬十月己亥立皇子蕃為吳郡王 己未隋

置淮南行省於壽春行省即以晉王廣為尚書令帝

遣兼散騎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聘于

隋散悉重翻隋人留於客館琬等屢請還不聽還音

如字為隋主褒美許善心張本甲子隋以出師有事於太廟命晉王

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帥所廣出六

合六合本漢堂邑縣之地江左立秦郡及尉氏縣後

周改秦郡為六合郡隋開皇初廢郡改尉氏縣為

六合 俊出襄陽襄陽今自襄陽出指漢口素出永安

永安鎮永安自荆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荆州治江陵

師會揚素東下蘄州刺史王世積出蘄春蘄州治蘄春使王

臨江津蘄音廬州摠管韓擒虎出廬江廬州治廬江

師自橫江吳州摠管賀若弼出廣陵吳州治廣陵使

度攻姑孰若人者翻青州摠管弘農燕榮出東海東海郡治

益都此蓋使燕榮以青州之師出凡摠管九十兵五

胸山渡海以攻南沙也燕因有翻

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拒巴蜀旌

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左僕射高頌為晉王元帥長

史帥所類翻右僕射王韶為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

區處支度度徒洛翻無所凝滯十一月丁卯隋主親

伐陳

大正七年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七

錢將士乙亥至定城述征記定城去潼關三十里夾道各一城陳師誓衆

丙子立皇弟叔榮為新昌王叔匡為太原王隋

主如河東河東蒲州十二月庚子還長安突厥莫何可

汗西擊鄰國中流矢而卒每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中竹仲翻卒子恤翻

國人立雍虞閭號頡伽施多那都監可汗為突厥復亂張本頡

戶結翻伽求如翻隋軍臨江高頡誦行臺吏部郎中薛道

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丁道衡曰克之嘗聞郭

璞有言郭璞晉人知江東分王三百年王于復與中

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晉元立巾南渡即王位於建康歲在丁丑是年歲在戊申凡

二百七十二年主上恭儉勤勞叔寶梁元洋驕後二也國之安

危在所委任彼以江摠為唯事詩酒投小人施文

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以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

三也任蠻奴即任忠我有道而大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

過十萬量音良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

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卷讀

日頹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

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爾猶言如此也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

為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暎都督巴峽緣江

諸軍事以拒之散悉直翻騎音寄翻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

流頭灘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守狼尾灘地勢險

峭隋人患之

水經注江水過流頭灘又東迳古宜昌

之西杜佑通典曰狼尾灘今夷陵素曰勝負大計在

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

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

銜枚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

擊昕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遲

明而至擊之昕敗走悉俘其眾勞而遣之帥讀曰率下同艘蘇

遭翻柵直董翻騎奇寄翻趣秋毫不犯素帥水軍東

下舟艦被江艦音盧被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

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江濱鎮

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

言初上以蕭巖蕭瓛梁之宗室擁眾來奔心思之故

遠散其眾以巖為東揚州刺史瓛為吳州刺史瓛戶

蕭巖蕭瓛來奔又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

二州任音使南平王疑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

江州治尋陽南徐州治京口尋召二王赴明年元會

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艦戶為威勢以示

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鬪船上流諸州兵皆阻

揚素軍不得至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湘州治在職

既父大得人和上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

羣臣少恩度徒洛翻恐不為用無可任者乃擢施文

慶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上時

仍徵叔文還朝朝有同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出外之

後執事者持已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

間二人共掌機密護軍將軍樊毅言於僕射袁憲曰

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

緣江上下以為防備金翅船名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

以為然驃奇妙翻乃與文武羣臣共議請如毅策未

韓擒虎濟采石賀若弼技京只二道並進而施文慶

恐無兵從已廢其述職此以出守藩方為述職

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之往也任職也之已得專權

文慶與客卿時共掌機密俱言於朝必有論議不假

面陳但作文啓即為通奏謂朝臣若必有所陳說不

來便為聞達為于偽翻下內為同憲等以為然二人齊啓入白帝曰此

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將即亮翻若出人船必

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謀驟至間古其翻憲等殷勤

奏請至于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

從陳仍梁制以間歲正月上辛祀天地於南北二郊

用特牛一蓋來年正月當行此禮故施文慶云然

從才用翻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帝曰今日且出兵若北邊無

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為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

必有論議  
可之慶  
客卿之言  
也

江德誤  
國豈止  
飲河賦  
詩已哉

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揔揔內為之遊說眾

問音言雜進之後文慶又以貨動帝重違其意重如而迫

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揔又抑憲等由是議久不

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

無不摧敗齊師三來謂梁敬帝紹泰元年徐嗣徽任

破采石與齊蕭軌同入寇逼建康世祖天嘉元年齊

將劉伯球慕容恃德助王珠下蕪湖皆敗周師再來

謂天嘉元年獨孤盛賀若敦入湘川臨海王光

大元年宇文直元定助華皎皆敗從千容翻 彼何

為者邪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斬古以為限隔南

北魏文帝伐吳臨江見江濤洶湧歎今日虜軍豈能

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將即臣每患官卑

虜若度江臣定作太尉公矣孔範自謂兼資文武故

以來率謂三公為太尉公司徒公司空公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

馬何為而死言馬若度江必不能北歸帝笑以為然

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伎渠綺翻是歲

吐谷渾禪王拓跋木彌吐谷渾自亦有拓跋姓禪請

以千餘家降隋降戶隋主曰普天之下皆是朕臣朕

之撫育俱存仁孝渾賊悖狂妻子懷怖怖普並思歸

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妹蒲又其本意

正自避死今若違拒又復不仁若更有音信但宜慰

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

大... 君...

其意不勞勸誘也所謂叛夫昔父妹夫及甥當時必皆有所謂叛夫昔父妹夫及甥當時必  
王拓拔木彌裨王亦用漢書語昔蒲妹翻誘羊父翻  
河南王移茲哀卒隋主  
今其弟樹歸龍統其眾移茲哀降隋見上卷高宗太  
建十三年哀蒲侯翻卒子恤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舉西京高山崇  
福宮在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元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隋紀一

一起屠維作噩盡重光大淵獻凡三年  
即春秋隨國為楚所滅以為縣秦漢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後分置隨郡梁曰隨州後入西魏楊忠從周太祖以功封隨國公子堅襲爵受周禪遂以隨為國號又以周齊不遑寧處去之作隋以之訓走故也之音緯

高祖文皇帝上之上

諱堅姓楊氏隋書云弘農郡華陰人也漢太尉震八代孫欽生子元壽後魏時為武川鎮司馬子孫因家焉元壽玄孫忠從周太祖起義關西

隋有西北八年矣以通鑑紀年於此九年為

隋紀年之始

開皇九年帝以陳高宗太建十三年受周禪至是年

春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四塞朝直遙翻

入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日加申為晡

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若人翻先是弼以老馬

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先悉薦

潛翻爾雅水陳人覘之以為內國無船丑艷翻內國

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

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被皮義翻陳人以為隋

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知防人交代其眾復散後以

為常不復設備復扶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故

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

采石橫江浦在和州界采石磯在今太平州守者

皆醉遂克之德祐甲戌十有二月晉王廣帥大軍屯

六合鎮桃葉山隋志江都郡六合縣舊曰尉氏置秦

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

戊辰陳主下詔曰大羊陵縱侵竊郊畿蜂蠆有毒且

時掃定蠆丑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內外並可戒

韓擒虎 克采石

賀若弼  
克京口

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

達並為都督驃匹妙翻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

文慶並為大監軍去年冬陳主擢施文慶督湘州未

工衛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陳南豫州

徙鎮姑孰白下城合白石壘唐武德散騎常侍臯文

奏將兵鎮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執役尼

庚午賀若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南徐

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勞力

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諭丁翻於是所至風靡樊猛在

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州事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

半日殺之執巡及其家口大平州擒虎進攻姑孰

軍門者晝夜不絕魯廣達之子世真在新蔡與其弟

世雄及所部降於擒虎侯景之亂魯世遠遣使致書招廣達

勞之加賜黃金遣還營到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

孫將青龍八十艘於白下游弈以禦六合兵陳主以

猛妻子在隋軍懼有異志欲使鎮東大將軍任忠代

陳新蔡注見一百五十四卷遣使致書招廣達

廣達時屯建康自劾請廷尉請罪又戶陳主慰

勞之加賜黃金遣還營到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

孫將青龍八十艘於白下游弈以禦六合兵陳主以

猛妻子在隋軍懼有異志欲使鎮東大將軍任忠代

陳新蔡注見一百五十四卷遣使致書招廣達

廣達時屯建康自劾請廷尉請罪又戶陳主慰



之任音今蕭摩訶徐諭後後不悅陳主重傷其意而

止重如字於是賀若弼自北道轉擒虎自南道並進

京口於建康為北緣江諸反望風盡走弼於其對曲

阿之衝而入始皇鑿北坑以敗其勢直道德何

其衝恐三兵之地在武進丹徒二縣之間弼亦兵

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

音洛莫毅也者閣寺魯廣遠屯白土周忠武

將軍孔範屯寶田寺武將軍梁置班十九陳

將已卯任忠自吳興入赴去在陳任忠仍屯朱雀門

晉孝武帝建朱雀門上有立未質若弼進渡鍾山

鍾山在今上元縣東北十八里曹魏地

縣名因此又名蔣山漢末孫孫氏都秣陵以其

山下孫氏都秣陵以其頽白土周之東晉王廣遣

管柱彥與韓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于新林

音真王出積開州總管王出積以舟師出九江

於斷下同頽白土將即亮陳人大駭降者相

繼晉王廣上狀帝大悅宴賜羣臣時建康

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士

一黃唯日夜啼泣臺內亂分以委施文慶

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也奏曰此輩快快  
於素不伏官道此事機那可事信言是請將見有  
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將兵  
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  
壘擊未堅弼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主召  
摩訶任忠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王貴  
持重今國家足兵足食且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  
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下無令彼信得通  
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二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  
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義淮南土

人與臣舊相知悉公聞臣行必皆景從師古曰景從

形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

徐州彭沛之路也復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暎等眾

軍必沿流赴援周羅暎時督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

明日欵然曰欵許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

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

為官勒石燕然孔範以窳與憲破匈奴事自詭姦諂之

賢陳主從之謂摩訶曰公可為我一決摩訶曰從來

行陳行戶剛翻為國為身今日之事兼為妻子陳主

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賦給與也甲申使魯廣達

陳於白土岡

陳讀曰陣下同

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

範又次之蕭摩訶軍最在北諸軍南北亘二十里首

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眾軍因馳

下與所部七摠管揚牙負明等

將即亮翻騎音寄翻下同負音運姓也

甲士凡八千勒陳以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

摩訶初無戰意唯曾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

師退走者數四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煙

以自隱窘而復振

窘迫小墮翻復扶又翻下同

陳兵得人頭皆走獻

陳主求賞弼知其驕恣更引兵趣孔範

趣七喻翻又讀曰趨範

兵暫交即走陳諸軍以觀之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

五千人負明擒蕭摩訶送於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顏

色自若弼乃釋而禮之任忠馳入臺見陳主言敗狀

曰官好住

好宜也任止也今南人猶有是言

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

之金兩滕

滕徒登翻以羅朕等

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當

具舟楫就上流眾軍

謂往就周

臣以死奉衛陳主信

之數忠出部分

分扶問翻

令官人裝束以待之怪其久不

至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數騎迎降於石子

岡

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

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眾

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

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

軍或作君眾皆散走於是城內文

戰 善唐連力

武百司皆道唯尚書僕射袁憲在殿中尚書令江總

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袁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

餘人今日但以追愧此猶劉禪之於卻正也非唯朕無德亦是

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此兵之

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願陛下正

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一見一百六十

清三年陳主不從下榻馳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

自有計從官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于井憲

苦諫不從後閣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陳主

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

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升

貴嬪同東而上視穆曰景陽井在法寶寺或云白蓮

寺覽輝亭側舊傳云欄有石脉以帛拭之作臙脂痕

一名臙脂井又名等井梁制有殿中舍人守舍人陳

制殿中舍人為三品位守舍人為二品勳位在沈

九品之外後閣舍人蓋殿中舍人之守後閣者沈

后居處如常題昌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

伯魚侍側此太子舍人也梁制太子中舍人四人掌

八班舍人二班陳制中舍人十六人掌文詔中舍人

人六百石舍人亦如之軍士叩閣而入深安坐勞

之曰勞力到翻戎旅在塗不至勞也軍士咸致敬焉時陳

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恐其為變皆召

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摠督之又陰為之備及

臺城失守相帥出降朝直遙翻下同守式又賀若弼

乘勝至樂遊苑樂音洛曾廣遠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

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眾曰

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流涕歔歔歔音希

又許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聞韓擒

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栗向弼再

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

不失作歸命侯朝直遙翻孫皓無勞恐懼既而恥功

在韓擒虎後與擒虎相詢挺刃而出詢苦後翻罵欲

令蔡徵為叔寶作降箋命乘驟車歸已驟音盧事不果

高頴斬張麗華

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高頴先入建康頴子

德弘為晉王廣記宗頴居求翻隋制諸王記室廣使

德弘馳詣頴所頴張麗華頴曰昔太公蒙面以斬

妲己妲己有蘇氏之美女商紂雙之武王勝今豈可

留麗華乃斬之於圭漢德弘還報廣變色曰且人云無

德不報詩大雅抑之辭我以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頴頴留

麗華而廣納之文帝必怒安得成他日奪嫡之丙戌

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為諂佞以蔽

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朗

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皆為民害斬於石闕

下以謝三吳一劾力瞻辭暨戰乙翻陽慧胡使高頴與

元帥府記室裴矩所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

取天下皆稱廣以為賢矩讓之之弟子也裴讓之見

廣以賀若弼先期決戰違軍令收以屬

吏先悉薦翻上驛召之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韓擒

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弼與擒虎詔美其功開府

儀同三司王頒僧辯之子夜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

投水而飲之報翻東高祖殺僧辯事見一既而自

縛歸罪於晉王廣廣以聞上命赦之詔陳高祖世祖

高宗陵摠給五戶分守之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

使疏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

去年陳遣善心來聘留於客館不遣還事見上卷西

慈夜敕書唁焉平生曰唁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

騎常侍散悉直翻賜衣一襲衣單復善心哭盡哀入

房改服服賜復出北面立又翻垂泣再拜受詔明

日乃朝朝直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

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敕

以本官直門下省通直散騎常侍屬門下省今敷善

典晉始有門下省散騎常侍雖隸門下省何也按唐六

直散騎常侍陳水軍都督周羅暎與郢州刺史荀法

王頴為  
父報仇

許善心不  
夫臣即

直門下省散騎常侍

尚守江夏

江夏陳郢州治

秦王俊督三十摠管水陸

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

漢水入江之口也

相持踰月陳荆

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

按楊素傳忠肅

岐亭正據江峽則岐亭在西陵峽口也

考據巫

異曰隋書作呂仲肅南史作呂肅今從陳書

峽而後東逕西陵峽去年冬楊素破賊斬其舟師已

過狼尾而東呂忠肅所據者蓋西陵峽也當從楊素傳作江峽為通於北岸鑿巖綴鐵

鎖二條考異曰南史作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

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

戰忠肅守險力安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

鼻以求功賞既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

肅奔柵而遁徐去其鎖忠肅復據柵門之

洲素遣巴蠻千人蠻亦蠻也居巴中者曰巴蠻此水

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艦艘蘇謂翻遂大破

之俘甲士二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顏

覺屯安蜀城棄城走梁置信州於巴東西魏取之其

安蜀城陳慧紀屯公安公安陳荆悉燒其儲蓄引兵東

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陳慧紀帥將士二萬

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下復扶又翻帥讀曰率欲入

援建康為秦王俊所拒不得前是時陳晉熙王叔文

罷湘州還至巴州慧紀推叔文為盟主巴州治而叔

文已帥巴州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迎

勞之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使會建康平晉王廣命陳

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暎陳慧紀子

正業詣慧紀諭指時諸城皆解甲羅暎乃與諸將大

臨三日將即亮翻放兵散然後詣俊降陳慧紀亦降

上江皆平楊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斬口聞

陳已亡告諭江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黃德弃城走

斬音機又音豫章諸郡太守皆詣世積降守式癸巳

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二月乙未廢淮南行臺省王

廣於時將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簡辭

訟治直之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

識剖斷不平為其于偽翻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

為害更甚且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令力丁翻

豈可使兩縣共管一鄉帝不聽丙申制五百家為鄉

置鄉正一人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長知陳吳州

刺史蕭瑛能得物情陳亡吳人推瑛為主職戶右衛

大將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

之洛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隋書宇文述代郡

邑郡善陽縣大業初置代郡順政郡鳴水縣西魏置

落叢縣及洛叢郡順政西魏之興州也東海郡海州

燕榮舟師自海道入湖可至吳陳永新侯陳君範自

大置鄉正

卷之七十七



晉陵奔瓠沈約志末新縣吳立屬安成太守隋廢安成郡為安復縣晉陵與吳接壤并軍

拒述述軍且至瓠立柵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遣其

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

柵迴兵擊瓠大破之柵測革翻又遣兵別道襲吳州

王褒衣道士服奔城走衣於翻瓠以餘眾保包山包山在太湖中其地西北距吳縣首二十里又名洞庭

山四面皆水地占二鄉環四十里土宜橘柚燕榮擊

破之瓠將左右數人匿民家為人所執述進至奉公

埭燕因有翻將音始字陳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

降與瓠皆送長安斬之以巖等驅江陵士女降陳也

年揚素之下荆門也遣別將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

州城中將士莫有固志將即亮刺史岳陽王叔慎

十八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慎歎曰君臣之義盡

於此乎按陳湘州刺史陳叔文既去鎮施文慶寔代

叔慎叔慎何時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

理在坐遂興縣侯也沈約志廬陵郡有遂興縣吳立

祖祖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

下有難難乃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

門之外有死不能力召平秦時東陵侯秦亡為民種瓜

以於民伍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眾咸許諾

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信之

事雖無成  
此項狀數  
語不足愧反  
類事仇  
筆矣

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信之

克期入城叔慎伏甲待之暉至執之以狗并其眾皆

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眾數日之中得五千人

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舉兵助之隋志

長沙郡衡山縣舊置衡陽郡武陵郡舊置武州鄔姓其先仕晉為鄔大夫子孫因以為氏鄔烏古翻守武

又隋所除湘州刺史薛冑將兵適至與行軍總管

劉仁恩共擊之叔慎遣其將陳正理與樊通拒戰將

亮兵敗冑乘勝入城禽叔慎仁恩破鄔居業於橫橋

亦擒之俱送秦王俊斬於漢口嶺南未有所附數郡

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為主高涼縣置高涼郡號

聖母保境拒守詔遣柱國韋洗等安撫嶺外陳豫章

太守徐璿據南康拒之徐璿自豫章遷保南康郡

翻璿都洗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遣夫人書遺

翻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晝日慟

哭遣其孫馮瑰帥眾迎洗洗氏嫁馮融見一百六十

日帥讀率洗擊斬徐璿入至廣州說諭嶺南諸州皆定說

芮翻考異曰隋帝紀十年八月壬申遣洗等巡撫

嶺南百越皆服按陳以九年正月亡至來年八月并

閏計之二十一月豈有洗氏猶不知者洗氏傳又云

晉王遣陳主遣夫人書則事在九年三月前也帝紀

所云蓋謂百越已服表馮瑰為儀同三司冊洗氏為

宋康郡夫人宋文帝元嘉九年分高涼立宋康郡隋

洗夔之子也韋夔見一百六十七卷陳衡州司馬任

高祖永定三年夔休正翻

環勸都督王勇據嶺南隋志梁置衡州於廣州含永

陳氏子孫立以為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降戶環

弃官去環忠之弟子也任環志起如此且其能自表

於是陳國皆平陳高祖受梁禪歲在丁丑至得州

三十郡一百縣四百按隋志陳境當時有揚東揚南

衡高羅新瀧建成桂東寧靜南定越南合崖安交愛凡三十州詔建康城邑宮室並

平蕩耕墾更於石頭置蔣州以蔣山名州晉王廣班師留

王韶鎮石頭委以後事二月己巳陳叔寶與其王公

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纍纍不絕帝

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內外脩整遣使迎勞陳

人至者如歸使疏吏翻勞夏四月辛亥帝幸驪山驪山

在新豐縣親勞旋師乙巳諸軍凱入奏凱樂獻俘于太廟

陳叔寶及諸王侯將相并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以

次行列將即亮翻相息亮翻仍以鐵騎圍之騎奇

從晉王廣秦王俊入列于殿庭拜廣為太尉賜輅車

乘馬衣冕之服玄圭白璧丙辰帝坐廣陽門觀廣陽門之

空司馬消難以下至尚書郎凡二百餘人難乃帝使

納言宣詔勞之到勞力次使內史令宣詔責以君臣不

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

九三

不能對并必既而宥之初武元帝迎司馬消難見

十七卷陳高祖永定二年皇考忠謚武元帝與消難結為兄弟情好甚篤

好呼帝每以叔父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

為樂凡二旬而免猶以舊恩引見尋卒於家見賢通

恤庚戌帝御廣陽門廣陽門大典宮城正南門也唐

作仁壽元年改曰昭陽門唐武德元年改承天門宴將士自門外

夾道列布帛之積將即亮翻積子賜翻凡指所聚之

達于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

境內給復十年復翻餘州免其租賦樂安公元諧進

曰陛下威德遠被被翻臣前請以突厥可汗為侯正

駁九勿翻可從陳叔寶為令史今可用臣言矣帝

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

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

然而退辛酉進楊素爵為越公按隋書楊素自清河

言逆人王誼前封於郢以其子玄感為儀同一司玄

獎為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命賀若弼登御坐

坐祖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公仍各加賜

金寶及陳叔寶妹為妾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

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驍堅堯翻

同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略不交陳陳讀豈臣

下陳讀豈臣

楊玄感

卷之四十一

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

都弼乃敢先期先悉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

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寄騎

任音壬江翻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

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

相比帝曰一將俱為上勳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賜

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勅戶槩

得翻汗坐此不加爵邑加高頴上柱國進爵齊公鎮

公進爵齊國公海郡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

人言公反朕斬之君臣道合非日蠅所能聞也力勞

到翻青蠅以諭帝仗容命頴與賀若弼論平陳事從

容翻頴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

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焉於度翻將帝大笑嘉其有

讓帝之伐陳也使高頴問方略於上儀同二司李德

林以授晉王廣至是帝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賞物

三千段已宣敕訖或說高頴曰今歸功於李德林諸

將必當憤惋說輸內翻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頴入

言之乃止以秦王俊為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

鎮廣陵晉王廣還并州晉王廣之戮陳五佞也謂施

文慶沈客卿陽慧未知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

即徐折暨慧景

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瓘之罪故得免及至長安事並  
露乙未帝暴其過惡投邊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刻薄  
貪鄙忌害才能儀傾巧側媚獻二女以求親昵散卷

騎奇寄翻瑳舍君瑳險慘苛酷發言邪諛故同罪焉帝

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

傷心為不奏吳音數所角翻見賢後監守者奏言叔

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

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監古街翻罕有醒時帝

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驚使節

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嗚呼此陳叔寶

也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其在京城為非乃分置邊

州給田業使為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詔以陳尚

書令江總為上開府儀同三司僕射袁憲驃騎蕭摩

訶領軍任忠皆為開府儀同三司射寅夜翻驃匹妙

音吏部尚書吳興姚察為祕書丞上嘉袁憲雅操下

詔以為江表稱首授昌州刺史隋志春陵郡後魏置

州聞陳散騎常侍袁元友數直言於陳叔寶擢拜主

爵侍郎散卷丞直翻騎奇寄翻隋志謂羣臣曰平陳之

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  
狗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衛懿公肝何其遠也與狄人

演納

弘治三年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十一

監生首自富

戰于熒澤為狄人所殺弘寅納肝以殉之帝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

羅睺垂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可翻本朝淪亡無節

可紀朝直遙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

賀若弼謂羅睺曰聞公郢漢捉兵若人者翻即知楊

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量音羅睺曰若得與公

周旋勝負未可知若弼哉此於賀頃之拜上

儀同三司先是陳將羊翔來降先悉薦翻伐陳之役

使為鄉道鄉讀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睺上

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在下翔之下

能無愧乎朝直遙羅睺曰昔在江南文承令問令力定

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帝

之責陳君臣也陳叔文獨欣然有得色得色自得其

既而復上表自陳復扶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

情望異常例帝雖嫌其不忠而欲懷柔江表乃授叔

文開府儀同三司拜宜州刺史宜州置於京初陳散

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韋鼎傳陳太建中聘周遇帝而

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星

木星也十二老夫當委質於公質如及至德之初陳

城公即位鼎為太府卿盡賣田宅大匠卿毛彪問其

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王于魂翻吾與爾當葬

識 韋鼎先

弘治二年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八

監生荀富錄

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為上儀同三司鼎獻之孫也韋

著功名於梁武帝之時壬戌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

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脩人人

克念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

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龍翻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

皆宜停罷世路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

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賀若弼撰

其所畫策上之翻若人者翻撰士免謂為御授平陳七

策帝弗省翻首悉井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

自載家傳傳直弼位望隆重兄弟並封郡公為刺史

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將即亮翻婢妾曳羅綺者

數百羅交眼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厥九勿翻上

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

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

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左衛將軍龐晃等

短高頰於上上怒皆黜之龐晃自結納於潛曜之辰

有隙與廣平王雄挾舊屢言親禮逾密因謂頰曰獨

孤人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初頰父賓為獨孤

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為獨孤而不名按獨

之誅妻子徙蜀獨孤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

頰之遭遇豈專以才略哉外得君而內蒙君母親禮



也及夫外則見忌於君內則失愛於君母隨見疎棄君臣之際可無謹乎 樂安公元諧

性豪俠有氣調翻少與上同學甚相愛及即位累

歷顯仕諧好排詆不能取媚左右少詩照翻與上柱

國王誼善誼誅世七陳長城公至德三年上稍疎忌之

或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儀同三司滂臨澤侯田鸞

隋志毗陵郡義興縣舊有臨澤縣從才川翻上儀同三司祈緒等謀反祈

出於黃帝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祈其一也又下

有司案驗奏諧謀令祈緒勒党項兵斷巴蜀下遐嫁

音短又諧嘗與滂同謁上堯私謂滂曰我是主殺上者

賊也因今滂望不滂曰彼雲似躡狗走鹿躡慈不如

我輩有福德雲上大怒諧滂鸞緒並伏誅考異

云德林以梁士彦元諧頗有逆意江南抗衡上國乃

著天命論上之諧傳云平陳後數歲人告諧謀反按

諧請以叔寶為內史則陳亡時猶在揚雄方用事諧

正文作令史按通鑑上正文亦書元諧言請以陳叔

寶為令史按內史隋之要官元諧安敢請以陳叔寶

為內史閏月己卯以吏部尚書蘇威為右僕射射寅

六月乙丑以荊州總管楊素為納言 朝野皆稱封

禪朝直遙翻下同稱當作請又切謂秋七月丙午詔

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

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而

禪 禁言封

後言及封禪且即禁絕 左衛大將軍廣平王雄貴

寵特盛與高頰虞慶則蘇威稱為四貴下選雄寬容下士  
嫁翻朝野傾屬欲翻上惡其得眾惡鳥陰忌之不欲

其典兵馬八月壬戌以雄為司空實奪之權雄既無  
職務乃杜門不通賓客雄以是能保其帝踐阼之

初枉國沛公鄭譯請脩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國子  
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妥他譯言

古樂十二律旋相為宮各用七聲世莫能通譯因龜  
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八十

四調以校太樂所奏例皆乖越譯又於七音之外更  
立一聲謂之應聲作書宣示朝廷府鍾不律呂皆有

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二三聲乖應每  
恒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蘇祇婆  
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  
有七聲因而問之謂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真  
若合符一曰婆陀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  
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  
聲也四曰沙侯加監華言應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  
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  
聲也七曰俟利筵華言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曰之  
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曰之  
名曰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曰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  
黃鍾太簇林鍾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  
因其所捨琵琶絃柱相欽為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  
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  
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  
聲考校太樂所奏林鍾之宮應林鍾為宮乃用黃  
鍾為宮應用南呂為商乃用太簇為商應用應鍾為  
角乃取姑洗為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二聲並矣其十  
一宮七音之樂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作書

二十餘篇以明其指龜茲音在慈賢日與邳公世子

蘇夔議累忝定律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非譯夔一

朝可定帝素不悅學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妄自耻宿

儒及不逮譯等常欲沮壞其事沮在呂翻乃立議非

十一律旋相為官及七調調徒鈞翻下同競為異議各立朋

黨或欲令各造樂待成據并其善者而從之安忍樂成

善惡易見易見或翻乃請帝取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鍾象

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

會安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悅從之時又

有樂工萬寶常萬姓也孟一子妙達鍾律譯等為黃鍾

調成奏之帝召問寶常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也帝不

悅寶常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以調如字寶常

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損益樂器不可勝

紀勝音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好呼太常善聲者

多排毀之蘇夔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

皆附之而短寶常寶常樂竟為威所抑寢不行及平

陳獲宋齊舊樂器并江左樂工帝令廷奏之歎曰此

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內十四

調賓祭用之五夏昭夏皇夏誠夏需夏肆夏二舞文

武二舞登歌并堂上而歌魏竹在下貴聲也帝龍潛時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

萬寶常

言夫妻之義因即取之為房內曲十四調後周故

事懸鍾磬法七正七倍合為十四蓋準變宮變仍詔

徵凡為七聲有正有倍為十四也夏戶雅翻

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時天下既異代器物皆集

樂府牛弘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典午南渡未能備

頗有自鄴而南者符堅淮肥之敗晉始獲樂工備金

石慕容垂破西燕盡獲符氏舊樂子寶喪敗其鍾律

令李佛等將太樂細伎奔慕容德德子超獻之姚秦

以贖其母宋武平姚泓收歸建康故云多在江左

前克荊州得梁樂卷梁元帝承聖三年今平蔣州

又得陳樂史傳相承傳直戀翻以為合古請加脩緝以備

雅樂其後魏之樂及後周所用雜有邊裔之聲皆不

可用請悉停之冬十二月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及通

直郎虞世基參定雅樂按煬帝始直通直郎從六品

散騎侍郎與品從五

世基嘉之子也虞嘉見一百

管隋志永安郡後齊置衡州開皇五年改安集嶺南

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為帳內陳桂州刺史錢季卿

等皆詣法尚降始安郡梁置掛定州刺史呂子廓林

狄道辛公義為岷州刺史隋志駕部侍郎屬兵部尚

多死公義命皆與置己之廳事羊暑月病人或至

數百聽廊皆滿聽與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呂翻以

羊公義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大... 卷... 第... 頁... 文...

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景翻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  
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者吾死久矣皆  
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半就使君使君其家親戚  
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車  
先至獄中露坐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方還  
聽事受領新訟事皆立決若有未盡必須禁者公義  
即宿聽事終不還閣又從宣翻或諫曰公事有程使  
君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  
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款服猶  
言誠也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

庚戌

李德林  
齊點

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使君  
十年春正月乙未以皇孫昭為河南王楷為華陽王  
華九昭廣之子也二月上幸晉陽命高頴居守頴  
化翻求翻夏四月辛酉至自晉陽成安文子李德林  
成安縣名文蓋也子恃其才望論議好勝好呼同列  
爵也成安縣屬魏郡多疾之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級德林數與蘇  
威異議高頴常助威奏德林狠戾狠戾所免翻上多從  
威議上賜德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逆人高阿那  
肱衛國縣市店高阿那與王謙舉兵誅衛國縣本  
地形志屬頓丘郡隋開皇上許之及幸晉陽店人訴  
六年改曰觀城屬武陽郡

稱高氏強奪民田於內造店賃之賃乃蘇威因奏德

林誣罔妄奏自入司農卿李圓通等復助之曰此店

收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贓上自是益惡之復扶又

惡烏路翻虞慶則等奉使關東巡省還使疏吏翻省悉景

於民上令廢之德林曰茲事臣本以為不可然置來

始爾置鄉正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深非帝

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自今羣臣於律令輒欲改張

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紛未已上遂發怒大詔云

爾欲以我為王莽邪上以權數得國猜疑羣下以王

以况已故怒詔先是德林稱父為太尉詔議以取贈

官給事黃門侍郎猗氏陳茂等密奏德林父終於校

書妄稱詔議上甚銜之德林之父蓋仕於魏齊之間

第四品校書郎第九至是因數之數所具翻曰公

為內史典朕機密比不可豫計議者比翻以公不弘

耳寧自知乎又罔冒取店女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

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為湖州刺史烏程縣

興郡隋置湖州宋白曰湖州古防風氏之國漢烏程

縣之地隋置湖州因太湖而名長安東南三千四百

四十里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但預散參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散參謂散官上不許遷懷州刺

無職務而預朝參者散悉曹翻

史河內郡舊而卒卒子李圓通本上微時家奴有器

幹及為隋公以圓通及陳茂為參佐由是信任之梁

國之廢也梁國廢見上卷陳上以梁太府卿柳莊為

給事黃門侍郎莊有識度博學善辭令明習典故雅

達政事上及高頴皆重之與陳茂同僚不能降意茂

諧之於上上稍疎之出為饒州刺史隋志鄴陽郡梁

平陳置上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

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視視內外有過與則

以重罪恒力登翻規丑又患令史臧汙私使人以錢

帛遺之遺于得犯立斬每於殿庭捶人一日之衆或

至數四骨怒問事揮楚不甘問事者行其人之上楚

翻即命斬之尚書左僕射言頴治直之翻頴治書侍御史柳彧等

諫或於六翻以為朝堂非奴奴人之所殿廷非決罰之

地上不納頴等乃盡詣朝堂請罪頴直遙翻上顧謂

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後齊制有領左右府將軍之

改領左右府吾杖重乎元曰副都督隋蓋因之煬帝

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比常杖數百故多死

崇翻上不懌乃令殿內去杖去羌欲有決罰各付所

由所由猶言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隋志江都郡山

郡開皇十二年置楚州隋制州置上言上寵高頴過

刺史長史司馬參軍事行參軍

甚上言之上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

捶殺之止自是殿內復坐未幾怒甚又於殿廷

殺人復扶又翻兵部侍郎基固諫兵部尚書統兵

置侍郎部四曹各上不從竟於殿廷殺之上亦尋悔宣慰馮

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一五月乙未詔曰魏末喪亂

軍人權置坊府元魏之季六制有六坊後齊南征北

伐居處無定呂翻家無完地罕包桑包桑多根植

民安其朕甚愍之乃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

一與民同軍府統領且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

緣邊之地新置軍府六月辛酉制民年五十免役

收庸秋七月癸卯以納言楊素為內史令冬十

一月辛丑上祀南郊南郊為壇於國之南太陽門

尺廣四丈孟春上辛祠所感帝赤江表自東晉已

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

變之更工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

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復扶遠近驚駭於

是婺州汪文進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愴皆舉兵反隋

東陽郡平陳置婺州會稽郡梁置東揚州陳改曰吳

州平陳改吳州後改越州吳郡陳置吳州平陳改蘇

州僧烏自稱天子署置百官樂安蔡道人蔣山李陵

江南賊起  
楊素討平之

罷新置  
軍府

通鑑卷之七十七



交州李春等皆自稱大都督之故隋志無樂安下曰陳

之沈約志翻陽太守有樂安縣吳立新唐志台州有樂

安縣唐初折臨海置以下文汪文進令蔡道人守樂

安觀之蓋台州之樂安蔣山在蔣州江寧縣宋嘉郡

開皇九年置颺州十二年改梧州唐高宗上元元年

始折梧州之末嘉安固置温州史追書耳建安郡陳置

州非陳境當是求嘉之温州史追書耳建安郡陳置

閩州平陳改曰泉州餘杭郡平陳置

揚州交趾郡舊曰交州凌力膺翻

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

執縣令或抽其腸或鬻其肉食之曰更能使儂誦五

教邪邪音耶詔以楊素為行軍總管以討之素將濟江

使始興麥鐵杖戴束藁夜浮渡江隋志南海郡始興

平陳權置廣州撫管府覘賊還而復往為賊所獲

姓苑高要始興有麥姓

廉翻又丑黽翻復遣兵仗三千人防之鐵杖取賊刀

亂斬防者殺之皆盡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奏

授儀同三司素帥舟師自揚子津入揚子津在今真

讀曰擊賊帥朱莫問於京口破之京口今鎮江府進

擊晉陵賊帥顧世興無錫賊帥葉略皆平之隋志晉

二縣皆屬常州高智慧據浙江東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

黠翻被素擊之子揔管南陽來護兒子揔管裨將也

皮義翻素擊之子揔管南陽來護兒子揔管裨將也

陽郡舊置荆州開皇初改為鄧州姓苑邾子姓商之

支孫食采於邾因以為氏後避難去邑漢功臣表有

軼侯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

來蒼

來蒼

爭鋒公宜嚴陳以待之陳讀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韓信破趙元十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我翻古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漲天賊顧火而懼素因縱兵奮擊大破之賊遂潰智慧逃入海素躡之至海曲召行軍記室封德彝計事姓苑封姓夏時封父後德彝墜水人救獲免易衣見素竟不自言素後知之問其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嗟異之德彝各倫以字行隆之之孫也封隆之高齊佐命臣汪文進以蔡道人為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素遣總管史萬歲歸衆

二千自婺州別道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師

曰率勝音升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

旬遠近皆以萬歲為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

沒者得之言於素素上其事上時嗟歎賜萬歲家

錢十萬素又破沈孝徹於温州步道向天台指臨海

按新唐志天台山在台州唐興縣唐興本晉始豐縣始豐本吳之始平縣唐志云武德四年析臨海置始豐高宗上元二年更名唐興則吳之始豐隋已併入臨海天台山此時固屬臨海界逐捕遺逸

前後百餘戰高智慧走保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令

馳傳入朝傳殊懸翻下素以餘賊未殄恐為後患復

請行遂乘傳至會稽素既入朝復自長安乘傳至會稽復扶又翻傳殊懸翻會下外

翻王國慶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素泛

海奄至國慶惶遽弃州走餘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

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密令人說國慶使斬送智慧

以自贖國慶乃執送智慧斬於泉州餘黨悉降將即亮翻

說輸芮翻江南大定素班師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

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陀徒何翻勞力到翻比必寐翻

拜素子玄獎為儀同三司賞賜甚厚陀信之子也孤獨

信皇后之父楊素用兵多權略馭眾嚴整每將臨敵

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

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陳

則已少詩沼翻陳讀如不能陷而還者無問多少悉

斬之又令一二百人復進遂從宣翻還如向法將士

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

幸言無不從其從素行者微功必錄至佗將將即亮翻雖

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殘忍心士亦以此願

從焉以并州摠管晉王廣為揚州摠管鎮江都復

以秦王俊為并州摠管復扶又翻番禺夷王仲宣反州廣

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韋洸中流矢卒洸古黃翻詔以其

副慕容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又詔給事郎裴矩

番禺夷

反裴矩討

平之

裴矩

巡撫嶺南唐六典云隋開皇六年始置六品已下散

朝議郎下為武騎尉從六品上為通議郎下為屯騎

散郎下為游騎尉止八品上為驍騎尉從七品上為朝

郎下為雲騎尉從九品上為文林郎下為羽騎尉隋

志場帝減給事黃門侍郎貞去給事之名後吏部給

事郎名為門下之職位收黃門郎矩至南康得兵數千

人仲宣遣別將周師舉圍東衡州東衡州亦治始矩

與大將軍鹿愿擊斬之鹿姓也風俗通後漢進至南

海高涼洗夫人遣其孫馮暄將兵救廣州暄與賊將

陳佛智素善逗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

州獄洗悉典翻又先薦翻更遣孫盎出討佛智斬之

進奮鹿愿於南海與慕容三藏合擊仲宣藏祖仲宣

眾潰廣州獲全洗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繖蘇引

設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寄翻從才用翻蒼梧

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隋志蒼梧郡梁置矩承制署

為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遂定矩復命上謂

高顯揚素曰韋洗將一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

兵少將即亮翻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

此朕亦何憂以矩為民部侍郎民部侍郎屬拜馮盎

洗夫人助  
擊賊

高州刺史

高涼郡舊

追贈馮寶廣州總管譙國公冊

洗氏為譙國夫人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

屬官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

事仍敕以夫人誠效之故特赦貶逗留之罪拜羅州

刺史宋白曰羅州本招義郡秦屬象郡二漢屬合浦郡元嘉二年擅道濟於綾羅江口築石城因置羅

州皇后賜夫人首飾及宴服一襲夫人並盛於金篋

盛時并梁陳賜物各歲一庫每歲時大會陳之於庭

以示子孫曰我事二代主惟用一忠順之心今賜物

具存此其報也汝曹皆念之盡赤心於天子番州摠

管趙訥貪虐按隋志廣州治南海仁壽元年置番州趙訥貪虐必非是年事史因書之諸

俚獠多亡叛俚音里獠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

安撫之宜并言訥罪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

其贓賄竟致於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

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

使疏吏翻上嘉之賜夫人臨振縣為湯沐邑臨振縣

地隋煬帝置臨贈馮僕崖州摠管隋志朱崖郡平原

公平原郡十一年春正月皇太子妃元氏薨為帝與皇后怒太

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入貢吐谷渾可汗夸呂聞

陳亡大懼吐從職入聲谷音浴使疏遁逃保險不敢

為寇夸呂辛子世仗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

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他國

辛亥

六二... 卷一百一十九... 北二

聞之必當相傲何以拒之朕情安養遂嘗可聚斂子  
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 平鄉令劉曠有異政平鄉縣屬

襄國郡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

張羅遷臨潁令臨潁縣屬潁川郡時為許州高頴薦曠清名善

政為天下第一上召見勉之見賢編謂侍臣曰若不殊

獎何以為勸丙子優詔擢為莒州刺史隋志琅邪郡沂水縣舊置

南青州後周改為莒州辛巳晦日有食之 初帝微時與滕

穆王瓚不協帝為周相以瓚為大宗伯瓚恐為家禍

陰欲圖帝帝隱之隋書瓚傳瓚美姿儀好書愛士有

陰欲圖帝帝隱之令各於當世周宣帝崩帝入禁中

邪帝相周瓚拜太宗伯瓚見羣情未一恐為家禍故有圖帝之計以是言之固周之忠臣也瓚薨早

瓚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與獨孤后素不平陰為

呪詛呪詛助翻帝命出之瓚不可秋八月瓚從帝幸

栗園栗園在長安南暴薨時人疑其遇鳩乙亥帝至自栗園

沛達公鄭譯卒卒子恤翻



